

文艺志

# 文章有神交有道

朱航满/文

欣闻韩羽先生的新作《韩羽集》(六卷本)刚刚在石家庄举行了出版座谈会,特向韩老表示祝贺。朋友H君前些日子拜访韩羽先生时就告诉我,韩老去年时有新作,且一年时间在全力编纂《韩羽集》。韩老已出版过《韩羽文集》《韩羽画集·从艺六十年回顾》《读信札记》《画人画语》之类,都可算是初步的整理,想来再编纂全集,也应不算是太难的事情。H君爱好文艺,我建议他不妨常去登门拜访,将老头儿的谈话和生活如实记录下来,将来或许会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。由此想到数年前,我也如H君一样热情,有幸拜访过一些前辈名家,并在朋友许宏泉君主编的《边缘艺术》杂志上开设过一个名为“书房画室”的专栏,陆续写了杨绛、周有光、邵燕祥、李文俊、韩羽、李世南诸位,其中韩羽先生是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一位。我不懂绘画,拜访韩先生归来,写了一篇《与韩羽谈文学》,其中记录了韩先生对于文学的一些独特见识,也记录了我与韩老聊天的情况。记得那天韩老身穿睡衣,与我等谈天说地,先生有问必答,热情很高,谈及兴奋处,颇有些手舞足蹈的情态。先生平易近人,乐观随和,是真名士,却无名流之俗态。

归京后,先生还托友人为我带来两本新书的签名本,一册为《韩羽画集》,另一册则为《读信札记》,在我都算是珍藏的佳品了。但我还有一册韩先生的题跋本,十分珍贵,乃系我特请先生在他的《画人画语》一书上所作题跋,内容如下:“有关画论之皇皇巨著,汗其牛,充其栋,如日月之光,似这戈戈小册之燭火,其于光也不难乎。继而莞尔,似是钱锺书先生言:小遗于大海中,当不无小补。航满兄方正韩羽”。题跋用签字笔写成,竖排,字体如他一贯的拙,却有一种独特的美,文后有一个“韩”字的小印章,很是精彩。读韩先生的这段题跋,可以感到其中的谦虚和小小自得,颇有可爱之处。《画人画语》是韩羽所作画论的总结,我读后以两个字来评价,就是“智慧”。诸如他谈朱新建所画《金瓶梅》一幅,不是从朱新建的笔法和画功来论的,而是看重其表达的内容。朱新建所画,系潘金莲为张大户端尿壶,韩老写了一篇亦很精彩的解读文章《一把尿壶》,认为朱新建只用了一把尿壶,就把《金瓶梅》中潘金莲和张大户的事情写透彻了,且用一个尿壶,“恰切地表明了潘金莲的使女身份”“既抖搂出了他们的丑事,又没有弄脏自己的画笔。”

我看韩先生画论之“智慧”,便在这里,文章虽短,但极清楚地讲明了对于文人作画的态度。他对于朱新建的欣赏,想来也不是没有保留的,而是有选择的。韩先生的画作,有人称之为“戏画”,有人称之为“漫画”,这些都是取其一部分,均有失偏颇,也都是不准确的。我看画坛之上,似乎只有湖南的黄永厚先生与韩先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,他们的画都是表达自己思考的一种方式。黄永厚先生的画作张扬,题跋满篇,处处都是锋芒,篇篇都是他的精神风骨的呈现,乃是画坛一个独特的存在;韩羽先生的画看似很拙,极为简洁,能少就少,有如孩童的涂抹,但细细看来,却是深藏着智慧和雅趣,里面是独特的思考,颇具耐人寻味的。这背后是他们的阅历,他们的体悟,他们的修养,他们的境界,都很难得。永厚先生担心别人不能读懂他的画,写了满篇的题跋;韩羽先生或许也有此担心,故而在作画之余,又乘兴写了不少的自我释读文字,谈这些画作的创作经过,谈自己作画的想法和思考,最后便成为这本《画人画语》中的很大一部分文章。故而《画人画语》这样的著作,一般文人难以着笔,普通画家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因为H君的提示,我重翻了韩先生题跋的这册《画人画语》,又将韩先生所赠的那册《读信札记》也翻出来读了一遍。近来坊间出版了不少类似的书信集,但韩老这册书信集,虽然略觉朴素,却也非常独特。先生不但亲自抄录和校订了每封书信的内容,而且还为每位友人写了一篇“读信札记”,交代友朋交往,谈论书信内容,同时还选配了不少相关的插图和画作,可以说是相当细致和用心了。在我看来,韩羽先生的画作自是好的,而先生能作文章,且也是第一流的。更为令我敬佩的是,与韩老交往和通信的友人,都是文艺界的高人奇士。拜读后的第一印象是,先生虽偏居一地,无论之前的老城保定,还是如今的省会石家庄,都难称文化中心,但先生谦虚,坦荡,好交友,对待有真学问的朋友,从心里敬重,故而我读此书,常常会有一种“文章有神交有道”的特别感受。此书中有颇多友朋交往的细节,均非常好看,有书在,故无须这里具体多谈。倒是其中涉及的李世南先生,我因曾拜访过,可略作一点补充。

记得拜访李世南先生时,我在其画室看到一副韩羽先生所作对联,上联为“高山仰止”,下联为“曲径通幽”。李先生系名画家,但画室除其恩师石鲁的墨迹之外,便是韩先生这副对联了。于是,与李先生谈韩老,他对老先生颇有称赞,以为格调甚高,有文人风骨,其画作乃是当下真正的文人画。这次读李世南给韩先生信,其中这样发自肺腑的评价,可见其所言之诚恳:“无论从人到文章和画,都使我倾心,在现在实在是难得的。”“与你相比,我只不过会画几笔罢了,没有什么学问,盼望以后有机会在一起玩玩,也好多向你请教,这是心里话。”写此信时,李世南尚在湖北,后来去深圳,又转而去了河南郑州,最后定居北京。在河南郑州时,李世南曾邀请韩羽前去办过一次画展,终于实现了“在一起玩玩”的想法。韩先生在札记中写道,这是他在“国内唯一的一次个人画展”,并在札记中写到了那副对联,“现世南又由河南而北,寓居北京仰山路,之前曾为其涂写‘高山仰止’,何其凑巧乃耳。”这里韩先生省略了“曲径通幽”这个下联,突出了对朋友的敬重,亦表达了文人间惺惺相惜的情谊,我以为这便是韩先生的慧心之处。

说到韩先生的《读信札记》,其实我也曾给先生写过一封信,倒不是有忝列先生友朋的妄想,而是也有些感触可作谈资。我有位在北京某报做编辑的L老师主持一个名家访谈的版面,她曾请我帮忙推荐几位,我好事,说了一些师友的名字,最终选中了的,就有韩羽先生。为了确保把此事办得妥帖些,我特地给韩先生写了一封信,并将朋友提供的问题一并呈上。不日,韩先生来电,说他收到信件,提到的访谈一事,可试着来作答。我与朋友自然都高兴,不多日,先生又来信,寄来了访谈所答内容,全部手写,一笔一画,每个问题都像写一篇文章一样认真和精彩。先生为此访谈取名《说三道四——答×××问》,我看后感到甚是惊讶和感动。惊讶的是韩先生做事的认真,只要是自己答应的事情,就绝不敷衍,故而他的所作所论,大多都是精品;而感动的地方,则是对于晚生后学的事情,也能够同样地对待。想来这便是先生的交友之道了。朋友L读了韩羽先生的访谈内容后,也甚满意,立即安排,并以整版的形式刊出,效果也是甚佳。我自以为此事妥善完成,算是为朋友和老先生做了件小事,自然一时感到欢喜。(朱航满,作家,现居北京)

浮世绘

# 那些很有意思的人

宁新路/文



湖边的花儿香气醉人。在这秋日的下午,静坐在这花旁、树下,赏花、观湖,沐浴融融的太阳,真是滋养身心。这几天的秋色迷人,湖光水色景致如画,湖边坐满了人。我没有更多选择,只能坐在一个空地上。可是我的旁边,有人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烟污把香而清新的空气弄脏了,呛得人很憋闷。烟气跟湖边花香和清静空气,是那格格不入,抽烟的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也不在意别人对他讨厌的眼光。

景色多好啊,空气难得的好啊,我希望他看在这美景和清新空气的面子上,放弃抽烟。但他好像没有放弃的丝毫动意,我只好那个地方。找到了一个空地方,坐下来没多久,不料身边的汉子掏出一盒烟,也吞云吐雾起来。他的烟很呛人,我想再换一个地方,在这向阳的湖边,好像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了。我向这位汉子说,这么清新的空气和美景,干吗要不停地抽烟呢?他并不生气地说,坐着没事干,不抽烟闷得很。我说,眼里有这么好的景色,应该心情愉悦才是,怎么会有烦闷的感觉呢?他说,嗨,不就是个湖吗,有啥美不美的……他抽完一根,很快又点燃了一根。我无言以对,也不能阻止他不再抽。因为谁也没有规定,坐在美景里是不能抽烟的。我看他没有不再抽的欲望,也没有离开这儿的迹象,我离开了他。我坐在了离湖边较远的地方,这儿没有人抽烟,没有人大口吐痰,没有人乱扔废弃物,也没有人大喊大叫,但不能与湖亲近,也闻不到湖边的花香,使得这个下午的休闲,心里有点淡淡的不悦。我连续好几天想不通,他们为何在这花香和美景里抽烟呢?他们压根就不应该来这湖边,他们坐错了地方。

那时候,我们几家住一个单元房,几家人共用一个厕所,厕所不通风,很臭。也许是厕所的味儿太浓烈,邻居大王每当蹲坑,总要抽烟,一根接一根地抽,他上完后的厕所,浓烟滚滚,一时半会散不去,呛死人了。谁都怕在他之后进厕所,但解手的事既不能抢先,更是等不得的,况且你不进去,就会有人进去,那就得活受罪,只得硬着头皮去解决问题。

大家都怕进这个厕所,熏人的臭味不说,加上浓烈的烟味,会把人呛得呕吐。我尤其讨厌这臭气和香烟的混合味,每次如厕无不痛恨大王这浓烟味。我觉得大王很愚蠢,怎么会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抽烟呢?他想用烟味改变厕所的臭味,这简直是自欺欺人的事。烟气与臭气掺和,吸进肺里,两毒相害,那不是什么害人害己吗!我对大王说,你干什么要在厕所抽烟呢?害得我们受了臭味的熏,还得受你的烟熏。大王说,我实在难以忍受这厕所的臭,抽烟会让我感觉好点;不抽烟我“蹲”不住,也解不出来。我说臭气有毒,你的烟更有毒,你这是要害我们呀?大王说,没那么严重,烟气杀毒呢。不让抽烟我拉不出来……

有什么办法呢,大王不认为在厕所抽烟是公德问题,也不认为在厕所抽烟是对身体毒上加毒,他感觉很

好。对于大王上厕所时的猛烈抽烟,大家也不好为这事撕破脸跟他吵,同住两年时间,大家都因厕所的烟味深受其害,有的得了咽炎,有的慢性咳嗽加重。至于大王,他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加重,尽管根源在于长期抽烟,但在我看来与在厕所猛抽烟有很大关系。因为他搬进这个单元时,他的病没这么严重。

我去给远方朋友的父亲送药,他得了气管炎和肺气肿,咳嗽得非常厉害,有时一声接一声地咳,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来,但只要咳嗽稍停一会儿,他就会抽烟。抽几口如若咳嗽了,就把烟掐掉,不咳了再接着抽。他咳嗽的时候显得很痛苦,而抽烟的时候又显得很惬意;他一边放着药瓶,一边放着香烟,这种养病的方式很特殊,使得我对他的病又同情又矛盾。

抽烟损害气管和肺,烟是他这病的大敌,一边吃药一边抽烟,这病能好吗?他的咳嗽刚停下,又点起了烟。我几乎生气地对他说,抽烟是你这病的大忌,你边吃药边抽烟,吃药还有什么用呢!他说,抽了几十年烟了,不抽心里憋得很。我说,抽烟会加重你病的。就你现在的病情,即使你戒烟了,也很难一时治好,但你要抽下去,那病会很麻烦。他说,抽烟会舒坦一些……

朋友的父亲病情加重了,他让我替他送药,我实在不乐意见他父亲,因为我多次劝他不要抽烟,不然白吃药。我的话说了几箩筐,但没起任何作用。我有点讨厌他父亲,他的病那么重,远方的儿子不断给他寄钱,又让我给他搞药,我感到他对不起他儿子,也对不起这贵重的药。

后来,我的朋友让我给他的父亲送药,我就托别人送去,我不想见他父亲,我觉得他很愚蠢,愚蠢得一点也不值得你可怜。

正巧,在写这些事的时候,收到了一条朋友发来的短信,叫“城里人的辩证法”:

出门打的,乘电梯上三楼的健身房,然后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。半夜上网,去歌厅、舞厅,困了不睡觉;之后失眠,再吃安眠药。管儿子叫“小兔崽子”,管宠物叫“儿子”。挑最有特色的饭店吃饭,吃最可口的美食,端着酒杯,大谈肥胖对人体的危害。手机里存有几百个人的电话号码,没有一个是邻居的。眉毛是描的,双眼皮是割的,鼻梁是垫的,嘴唇是纹的,胸脯是垫的。爱情在自己的手机里,老婆在别人的手机里。建厂时把大树砍掉,再建一片水泥假山和树墩子。追求越来越高,谋高级住宅,穿高级服装,住高级住宅,坐高级轿车,吃高级饭店,患高脂血、高血糖、高血压。用排骨喂狗,吃乡下喂鸡的野菜。到影楼拍裸体写真,回家穿睡衣睡觉……

湖边的花儿在斜阳下格外迷人,抽烟的人终于走了,我又回到了我最喜欢的那棵树下,坐在这美丽的花儿、湖水旁,静静地享受这美好的景色和时光。我为那些坐在空气清新的美景里抽烟、狂啸的人而惋惜,他们与这些美好的地方,是多么不相宜啊!(宁新路,作家,现居北京)